

責任編輯：張旭堯

歷史空間

跟隨詩人去遊春

王兆貴

一年四季，春天是人們最珍重的一個季節。這不僅因為它是生機勃勃的四季之首，播種希望的一元復始，也不僅因為春風、春雨、春花、春草、春山、春水等自然景色令人迷醉，更因為它被人們賦予了太多的比擬，太濃的情感。

人世間有許多美好事物，都是用春天來讚譽的。譬如，「春暉」象徵母愛，「春心」表達相思，功成名就者「春風得意」，喜氣洋洋者「滿面春風」，恩澤德惠如同「春風雨露」，絕境逢生恰似「枯樹逢春」，一生中最好的時光是「青春年華」，一年中最美的景色是「春花秋月」，與高人相處曰「如沐春風」，稱溫良教化為「春風化雨」，將高雅藝術比作「陽春白雪」，用「筆底春風」形容文辭生動，等等。

正因為春天如此美好，所以被人們傾注了更多的關愛和熱情。春天未到時盼春、問春，春天將近時探春、迎春，春天來臨時，踏春、賞春，遊賞不足還要領春，讚頌不足還要繪春，繪畫不足還要親口嘗一嘗，謂之「吃春」，總也不願辜負了這大好春光。到了春盡時，還要惜春、留春。吟誦春天幾乎成了詩人們久盛不衰的話題，留下了大量的詠春名篇和佳句，既有感知早春之驚喜，又有置身仲春之激奮，也不乏惋惜暮春之喟歎。

在古詩詞中，通常視東風為早春使者，將草木看作報春的信號。如，錢起的「東風好作陽和使，逢草逢花報發生」，蘇軾的「東風有信無人見，露微意、柳際花邊」，晏幾道的「柳上煙歸，池南雪盡，東風漸有繁華信」。這樣的吟詠也許並不稀奇，令人稱道的是詩人獨到的體驗。賀知章筆下的春風就像剪刀一樣，將柳葉裁切得纖細嫩綠，比擬貼切，形象生動。「天街小雨潤如酥，草色遙看近卻無」，韓愈捕捉到的早春信號，「絕勝煙柳滿皇都」。到了辛棄疾眼中，東風是個忙碌的丹青匠人：「卻笑東風從此，便重梅染柳，更沒些閒」。在宋代文學家張耒那裡，冰雪消融時春天就露出了端倪，「殘雪暗隨冰筍滴，新春偷向柳梢歸」，一個「偷」字將早春消息洩露無遺，用字傳神，令人驚歎。謝靈運筆觸空靈清新，「池塘生春草，園柳變鳴禽」乃千古名句；楊巨源作詩格調奇麗，「詩家清景在新春，綠柳才黃半未勻」一時傳為佳話；白居易重寫實、尚通俗，「幾處早鶯爭暖樹，誰家新燕啄春泥」如同白話；杜牧的詩風疏朗，但也不乏精緻，「晴梅朱粉艷，嫩水碧羅光」情韻婉約；陸游遣詞明快，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」淡中見雅；蘇東坡的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蒹葭滿地蘆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時」，簡直就是一副初春的風俗畫。

仲春時節萬物茂盛，爭奇鬥艷盡顯風情，更加令詩人興奮異常，憋不住競相高歌。韋應物

的「仲春時景好，草木漸舒榮」、杜甫的「留連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」、趙師秀的「黃梅時節家家雨，青草池塘處處蛙」、錢惟演的「城上風光鶯語亂，城下煙波春拍岸」、李叔同的「長亭外，古道邊，芳草碧連天」等，繪聲繪色，充分凸現出春天的蓬勃生機；白居易的「日出江花紅勝火，春來江水綠如藍」、葉紹翁的「滿園春色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」、韓君平的「春城無處不飛花，寒食東風御柳斜」、朱文公的「等閒識得東風面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等，文筆大氣，寫盡了春天的繁華；尤為經典的是宋祁的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一個動態十足的「鬧」字，把競相怒放的杏花寫活了，從而也把蜂飛蝶舞的春光點染得十分到位，自後，「鬧春」一詞便進入了中國文學描寫辭典。

對於春天來臨和歸去而言，可以說是「成也東風，敗也東風」，所謂「不得東風花不開，花開又被東風破」。因此，在描寫暮春的詩詞中，便有了「斷送殘紅怨東風」的情緒。如，張耒的「東風不惜殘桃李」、李煜的「流水落花春去也」、薛濤的「落花無那恨東風」、王建的「就中一夜東風惡，收紅拾紫無遺落」、晏幾道的「東風又作無情計，艷粉嬌紅吹滿地」等，都把東風視作冤家，看着落英繽紛，殘紅鋪地，心中不是滋味，留春不住，只怨那東風太薄情。

俗話說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」。不論是自然界還是人世間，不可能總是風和日麗。春來固可喜，春去不足惜。杜審言的「寄語洛城風日道，明年春色倍還人」，翁格的「莫怨春歸早，花餘幾點紅；留得根蒂在，歲歲有春風」，龔自珍的「落紅不是無情物，化作春泥更護花」，毛澤東的「花落自有花開日，蓄芳待來年」，袒露的正是這種既浪漫又現實的豁達情懷。



春江水暖鴨先知。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三個和尚有水吃

吳羊璧

這是一則寓言，是常常說的故事：一個和尚挑水吃，二個和尚擔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

無論如何，這個故事是相當有趣的，而且引發人們的思考。

生活中誰都離不開水。和尚也要吃水。好了，如果寺裡只有一個和尚，他自然要去挑水吃；兩個和尚呢？大家一起擔水，公平，沒話說。可是再來一個和尚呢？就有問題了。該你去吧，該你們兩個去吧，我去挑，我幹嗎要挑給你們用呀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也不去，於是乎三個和尚沒水吃。

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嗎？當然未必，但也很可能就這樣發生問題了。三個和尚沒水吃。

這個故事說出了一個現象：人們要求公平，不願意吃虧（吃虧）。應該承認這心理狀態是普遍的，主動願意一切都爭先去做的人，也會有，不會太多。

把這個現象，用三個和尚的故事諷刺一下：你們看，結果沒水吃了！這個故事的用意很好。

要是把這個問題放大，超出三個和尚，放到整個社會中去，一看，問題就大了，就複雜了。社會上

的確也都存在這個問題：怎樣才能做到公平？都不吃虧？

必須解決這個問題，社會才能夠好運作下去。

其實，三個和尚始終要面對吃水的問題，解決的辦法也不外幾個。其一，大家還是自己顧自己，我挑我吃的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；其二，訴諸強力，有哪個橫暴而有力量，說，我不挑，你們去挑，我坐享其成。另外的人鬥不過他，只好低頭下氣，去挑水，吃虧也沒辦法。或者兩個合成一伙，對付一個，一個人做，二個人吃現成。用硬來的辦法，不公平就不公平。不服氣，就不斷地鬥下去；其三，覺得每個人都花那麼多時間去挑水，還是不如合作好，不必大家做重複的事。其實大家最後都會產生這樣的傾向的，都會覺得合作是比較聰明的。不過，怎樣合作才使大家都覺得公平，樂於合作下去，這是需要探討的。

這三大類辦法中，第三類最後應該佔上風。經驗會使大家覺得老是「不吃水」不是辦法，還是要找出公平合作的方法。找出這方法不容易，但總要嘗

試去把辦法找出來。

怎樣才公平？人的條件各個不同，有的人力氣大，挑挑水不算一回事，他會主張各自挑各自的吧；有的人力氣小，挑得辛苦，但是他好些別的事做得好。他會說，反正除了挑水，還有許多事情，打掃、買菜、做菜，都得做。每個人在生活中總要做事，和尚要管理廟宇，迎送各方施主，或者廟宇有地，還得和尚去種田種菜。那麼，不如各就自己所長，分工來做吧。有的挑水，有的種地，有的入廚房做齋菜，有的把廟宇管理得有條有序。大家分工，分得還不合適，再分一次，兩次，最後做到大家都覺得各得其所。和尚如是，整個社會更如是。

其實，分工合作的效率是最高的，嘗試的結果，大家都會在最後得到這個結論。尤其放眼到整個社會上，更加非要分工合作不行。不分工的社會，只能是最初級的農業社會，自耕自食，一年到頭忙忙碌碌只能勉強強飽。（其實那樣的社會，仍有最簡單的分工。）

現在的社會，生產發達，甚麼產品都有，甚麼產品都是分工的結果。大多工業產品，即使在一座工廠裡生產出來，也要有繁雜的分工，例如生產一部汽車，過程就有無數的分工。

分工可以得到高效率，但不一定公平。在社會上，甚至極不公平的現象也必然存在，但那是另一個大話題了。

亦有可閱

腹有詩書氣自華

青絲

黃庭堅有兩段很著名的讀書論，一是「人胸中久不用古澆灌之，則俗塵生其間，照鏡覺面頰可憎，語言亦無味也」；另一是「子弟諸病皆可醫，惟俗不可醫，俗謂神仙不讀書，亦是一病」。道出了世間的村野鄙夫，俗語惡客，言語粗鄙，不因為身份地位的提高而自動改變，即使羽化登仙，位列神界，如果不讀書明理，也依然難脫塵世的庸俗之氣。

與黃庭堅半師半友的蘇軾，也有相同的論調，他在《和董留留別》一詩中云：「粗澀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詩書氣自華。」認為讀書除了能夠獲得知識，還有陶冶性情的功能。這種通過讀書獲得的溫雅氣質，沖淡開闊，卻又英偉出眾，即使只是身穿粗布衣也是掩蓋不住。

東漢之初，王充作有《論衡》一書，因書中語多偏激，與當時的儒家正統思想背道而馳，被時人視為「異書」，並未廣泛流行。數十年後，蔡邕在江東偶獲一本《論衡》，覺得書中意旨中理者多，就私下裡熟讀把玩，準備作為塵拂清論時的談資。後來蔡邕回到京都洛陽，過去的朋友都覺得他談吐不凡，氣質優雅，頗有古人的風範，仿似變成了

生活點滴

生日與妻去釣魚

我的生日是在秋天，那正是天高雲淡，魚兒肥美的季節。我對自己的生日過不過無所謂，也記不清，但細心的妻子總是記得很清楚，而且每次總要好好款待我。

這天，吃完晚飯，妻子說道：「再過兩天就是你的生日，咱們好好慶賀一下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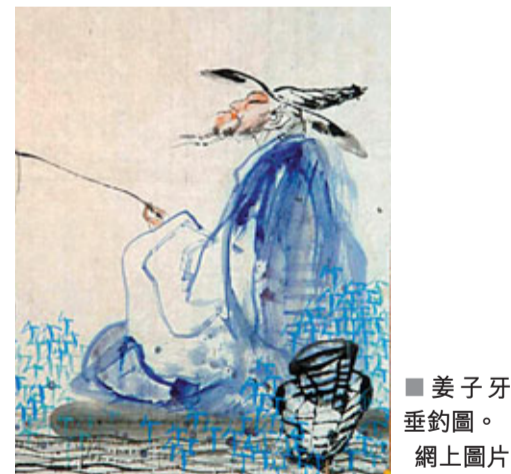
「怎麼慶賀呢？」我翻了翻曆曆，叫起來：「嘿，生日正好是星期六，咱們去釣魚，用釣魚來慶賀生日。」妻子不高興，說過生日，跑大老遠的，沒有生日氣氛。我揶揄她：「你也不喜歡釣魚嗎？」妻的父親、哥哥全是釣魚高手，妻的釣技也令許多男士驚歎。我釣魚的一點技術也是「嫁」妻之後，「妻唱夫隨」學的，且釣魚與日俱增。妻經我一番好說，也愉快地答應了。

秋日的清晨，很有些涼意，天才微微發亮，我倆便騎着自行車出發了。太陽微笑着跳上楊柳梢時，我倆便來到了水庫。碧波微漾，秋陽和煦。微微的秋風吹來，讓人舒服極了。沒有高腳酒杯；沒有琥珀色美酒；沒有生日蛋糕；沒有親朋好友祝賀，但我們有的是輕鬆與愜意，有的是靈魂融入大自然中感受到的欣喜。

妻子手一揚，一條四、五兩重的鯽魚便被甩了上來。每次釣魚，我和妻總是明裡暗裡比賽。剛開始，我總是大敗，漸漸地，我便有輸有贏，釣技也日漸長進，什麼看天氣、看風向、選釣位、配釣餌、掌握起釣時機、遛大魚的技術等等，都有所提高。妻笑說：我過去是沒有生活情趣的書獃子，是她影響了我生命的進程，讓我回歸自然，懂得了生命的真諦。釣魚也是很累的「活」，但那是身累，心靈卻

非常放鬆，非常愜意。身累後，我們有時也會歇一歇。歇息的時候，面對天高雲淡、碧波蕩漾的美景，不禁遐思如流，不禁就想起幾千年前，80高齡的姜子牙隱居在磻溪河邊，每日置身在滋泉邊的一塊大石頭上垂釣。人們對他只用直釣，不用彎鈎的怪異釣法甚是不解，姜子牙說道：「老夫在此，名雖垂鈎，我自意不在魚。吾在此不過守青雲而得路，撥陰翳而騰霄。豈可曲中而取魚乎？非丈夫之所為也。吾寧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；不為錦鱗設，只釣王與侯。」顯然，姜子牙是在釣伯樂，釣功名。後來的唐朝詩人孟浩然欲求功名，也曾寫下《臨洞庭上張丞相》、釣伯樂，釣功名的「要官」詩：「欲濟無舟楫，端居恥聖明。坐觀垂釣者，徒有羨魚情。」卻因不亢不卑，十分含蓄，而不得重用。歷史上把這種「要官」的詩叫着「乾祿詩」。所謂「乾祿」，就是不給「濕祿」，不真給錢，而是向上級領導呈獻詩文，以求引薦錄用。這是典型的心累型「釣魚」。當然，他們釣的是功名利祿，在封建時代，做為讀書人，想為自己，為國家建功立業，又想要保住自己的尊嚴，只能用這種獨特的「釣法」……

正胡思亂想，手竿的鈴聲突然大作，我慌忙抓住手竿，一搖線輪，沉甸甸的感覺一下傳到手上，我心裡一陣顫動，頓時緊張起來。妻子也趕快扔下手竿，抓起抄網，跑了過來。我小心翼翼地收線收到離岸五、六米遠的地方，魚開始翻花、亂擺，是條草魚，足足有七、八斤重。我的心跳到嗓子眼上了，額頭、手心全都是汗。經過十幾分鐘的遛魚搏鬥，魚已到了岸



姜子牙垂鈎圖。網上圖片

邊，人和魚都已精疲力竭，妻揚起抄網，向魚抄去，可就在這時，已精疲力竭的大魚又猛然一竄，進行最後一搏，竟掙脫了魚鈎，在發愣的我倆注視下，立即消失得無影無蹤。發了幾分鐘的愣，妻子才說道：「我真是的，怎麼讓魚跑了呢？怎麼會……」看着妻一副懊悔的樣子，我笑起來，安慰她說：「跑了這條魚算什麼，最重要的是我把你這條美人魚釣起來了，那條魚可沒有你這條魚帶給我的快樂多……」

是的，釣魚的終極目標是快樂。無論是姜子牙還是范蠡；無論是莊子還是袁世凱，他們釣魚後面的玄機太深，已超出了釣魚本身的意義。像唐代詩人張志和那樣，唱着：「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」的快樂，是不屬於他們的……

夕陽已藏起了她甜美的笑靨，躲到山那邊去了，我們這才戀戀不捨地收起釣具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雖然我倆只釣了四、五斤魚，但這生日過得真是愉快。我期待着來年的生日，還是在碧波蕩漾的水庫，還是天高雲淡，秋陽杲杲，我和妻子一起去釣魚。